

Das Zeitalter der
deutschen Erhebung

德意志 的復興時代

► 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

弗列德利希·邁涅克
(von Friedrich Meinecke) ◎著
黃福得 ◎譯注



現代名著譯叢

德意志的復興時代

Das Zeitalter der deutschen Erhebung

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

現代名著譯叢
德意志的復興時代

2008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

著 者 von Friedrich Meinecke

譯 注 者 黃 福 得

發 行 人 林 載 爵

出 版 者 聯 經 出 版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叢書主編 簡 美 玉

地 址 台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5 5 號

校 對 吳 淑 芳

編 輯 部 地 址 台 北 市 忠 孝 東 路 四 段 5 6 1 號 4 樓

封面設計 韓 光 罷

叢書主編電話 (02) 27634300 轉 5049

總 經 銷 聯 合 發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發 行 所：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235巷6弄6號2樓

電 話：(02) 29178022

台北忠孝門市：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樓

電 話：(02) 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 話：(02) 23620308

台 中 分 公 司：台 中 市 健 行 路 3 2 1 號

營 門 市 電 話：(04) 22371234 ext. 5

高 雄 辦 事 處：高 雄 市 成 功 一 路 3 6 3 號 2 樓

電 話：(07) 2211234 ext. 5

郵 政 劃 機 帳 戶 第 0 1 0 0 5 5 9 - 3 號

郵 撥 電 話：2 7 6 8 3 7 0 8

印 刷 者 世 和 印 製 企 業 有 限 公 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78-957-08-3360-7 (平裝)

聯經網址：www.linkinbooks.com.tw

電子郵件：linking@udngroup.com

中譯導讀

一、邁涅克生平與學術成就

以下的簡介應該可以讓讀者對本書作者弗列德利希·邁涅克(Friedrich Meinecke)的生平和學術成就有簡略的了解：

弗列德利希·邁涅克，1862年10月30日生於布蘭登堡選帝侯國阿爾特馬克(Altmark)區的薩爾滋威德鎮(Salzwedel)，1954年2月6日逝世於柏林。1871年舉家遷居柏林。1882年起就讀於柏林大學，其間有兩學期在波恩(Bonn)大學，主修歷史，副修德意志文學和哲學，深受普魯士學派的史學大師徐培爾(Heinrich von Sybel, 1817-1895)和特來區克(Heinrich von Treitschke, 1834-1896)等人的影響，1886年取得柏林大學博士學位。由於徐培爾的提拔，邁涅克1887年進入普魯士國家檔案館服務，1888年起參與《史學雜誌》(*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59年創刊)的編輯工作，並在1889年起撰寫《賀曼·馮·玻因元帥的一生》(*Das Leben des Generalfeldmarschalls Hermann von Boyen*)。1895年玻因傳第一冊完成，邁涅克獲得在大學任教的資格；1895和1896年，徐培爾和特來區克先後逝世，他擔

任起《史學雜誌》的編輯工作，或獨自負責或與他人合編，直到1935年被納粹分子排除為止。1901年邁涅克至斯特拉司堡(Straßburg)大學任教，1906年弗萊堡(Freiburg/Br.)大學，1914年回柏林大學，直到1932年退休。1946年德國戰敗後，他又恢復柏林大學教職，1948年轉任柏林自由大學，擔任教授和榮譽校長職位，直到1954年去世為止。邁涅克一生撰寫的學術和政論文章無數，在史學方面以獨創的「理念史」(Ideengeschichte)研究成名，最著名的三本大作是：《世界公民主義與民族國家：德意志民族國家發展過程的研究》(*Weltbürgertum und Nationalstaat: Studien zur Genesis des deutschen Nationalstaates*, 1908出版)，《近代國家利益至上的理念》(*Die Idee der Staatsräson i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1924)，以及《歷史主義的形成》(*Die Entstehung des Historismus*, 1936)¹。他最後一部的重要作品是《德意志的災殃》(*Die deutsche Katastrophe*, 1946)。

這個簡介看似平淡，但是如果提示幾個重要的年代，就可以更明顯地顯示出邁涅克一生所經歷的大風浪：1870/71年德意志帝國的肇建，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後威瑪共

¹ 此段簡介只是將已知的重要事實加以整理。有關邁涅克生平和學術成果的介紹，可參見徐先堯，〈德國邁涅克教授的歷史學(上)，(下)〉，《大陸雜誌》15期(1957)，頁291-294以及335-341；〈邁涅克歷史思想的形成——一個史學史的研究〉，《大陸雜誌》36期(1968)，頁321-336。研究邁涅克的生平最主要的依據還是他的自傳，見Friedrich Meineck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Eberhard Kessel(ed.), Stuttgart: K. F. Koehler Verlag, 1969.(收入邁涅克全集第8冊)此書還收錄了1946年出版的《德意志的災殃》，頁321-420。其他的研究和評論著作對邁涅克的生平和學術成就都有所介紹，因篇數太多，在此不詳列。

和的成立，1933-1945年納粹政權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他一生經歷過的大風浪，恐怕很少人能與他相比。邁涅克並不是一位將自己關在象牙塔中的歷史學者，他的研究範圍主要是近代德意志的政治和史學理念史，使他對所處時代的現實政治有深切的關懷。他一生遭逢的大事因此對他產生相當大的影響。上述的三本大作分別在第二帝國、威瑪共和和第三帝國的時期中出版，不是巧合，而是一位史學家和關心時政的德國知識分子與時局之間激盪的結果。

邁涅克的著作甚多，93歲的壽命，經歷了1870-1945年間的政治大變動，以及主編《史學雜誌》達40年，使他成為一個受矚目的史學家。在他世時以及去世後，除了一些對他的專著的書評、慶生、悼念文章之外，也有重要的評介作品出版²。除了一些討論邁涅克歷史理論，如理念史或歷史主義的知識論和價值相對論等問題的專論著作外，其餘綜論歷史和政治思想的著作，為求深入了解他的複雜經歷和歷史—政治觀點的關係，都必須將其一生的發展加以分期。每個研究邁涅克的學者或許在分期方面有些不同，但都強調戰爭對邁涅克的影響。瑞士史家霍弗(Walter Hofer，生於1920年)在1950年出版的《歷史寫作與世界觀：對邁涅克作品的考察》，可說是最早一本全面探討邁涅克思想的著作。霍弗指出邁涅克隨著政局的改變而

² 參見Monika Fettke, “Friedrich-Meinecke-Bibliographie bis 1979”, in: Michael Erbe (ed.), *Friedrich Meinecke Heute. Bericht über ein Gedenk-Colloquium zum 25. Todestag am 5. und 6. April 1979*. Berlin: Colloquium Verlag, 1981, pp.199-258. 邁涅克本人的著作目錄(包括政論文章)見頁201-231，編號1-440b；有關評論邁涅克的著作目錄見頁243-258，編號481-685。每個編號是一篇文章或一本書。

修正觀點和立場，並強調他在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後，對歷史思想有極重大的修正，也就是自先前客觀的、和諧的觀念論轉向二元對立的世界觀，並因此而支持威瑪共和³。美國史家史特靈(Richard Sterling)在1958年的著作中則持另一個觀點，強調邁涅克的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雖有所轉變，但只是自原先已確立的樂觀倫理與權力二元論提升至此二元尖銳的對立而已，世界觀沒有根本改變⁴。這兩位最早深入研究邁涅克史家的觀點只是代表兩個大概的研究方向，以後研究者總會面臨邁涅克思想的「重大改變」或「原則不變」的問題。邁涅克和其他歷史人物一樣，隨著時代的改變，研究者的立場不同，受到不同的評價。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10年中，邁涅克在某種程度上成爲重建中的德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的象徵性人物，象徵著未被納粹腐化的德意志史家，他的過世也因此引起相當強烈的迴響⁵。但是1950年代末期開始，德國聯邦政權逐漸穩定下來，

3 Walter Hofer, *Geschichtsschreibung und Weltanschauung. Betrachtungen zum Werk Friedrich Meineckes*. München: Verlag von R. Oldenbourg, 1950. pp.26-38.

4 Richard W. Sterling, *Ethics in a World of Power: the Political Ideas of Friedrich Meineck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3-6,11. Sterling討論的重心是邁涅克的政治理念至1924年前後的發展，即《近代國家利益至上的理念》一書出版前後，對於邁涅克在1933年之後的作品只是簡略提到而已。Sterling在1948-1951年在柏林認識邁涅克，並維持友誼和通信，直到1954年。見頁4，注釋2。

5 Stefan Meineke, *Friedrich Meinecke. Persönlichkeit und politisches Denken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Dissertation an der Albert-Ludwigs-Universität zu Freiburg i. Br., 1991),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95, pp.13-14.尤其是頁13，注釋41所列出的悼念文章目錄。

新一代的史家出現，不僅以新的觀點和方法來檢討過去，尤其是對1933-1945年這段黑暗的歷史，也對蘭克(Leopold Ranke, 1795-1886)以來的觀念論史觀，即強調國家、政治和外交史的歷史研究方向加以抨擊。1961年費雪(Fritz Fischer, 1908-1999)的《攫取世界強權：1914-1918年德意志帝國戰爭目標的政策》(*Griff nach der Weltmacht. Die Kriegszielpolitik des kaiserlichen Deutschland 1914/18*)以及1969年維勒(Hans-Ulrich Wehler, 1931年出生)的《俾斯麥與帝國主義》(*Bismarck und der Imperialismus*)，可說是西德史學界改變的象徵。費雪對德意志帝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爭目標提出新詮釋，認為帝國所從事的並不是保衛戰，而是有意攫取世界強權，引起新、舊史家的爭論，就是所謂的「費雪爭論」。維勒則直接攻擊「外交為主」的傳統觀點，提出「內政為主」的論點，並奠定往後畢勒菲爾(Bielefeld)學派的社會史研究的基礎⁶。新一代的史家，新的方法和觀點的發展，刺激了史家對德國舊史學傳統以及史學與政治之間關係的再檢討，如果因此對邁涅克的史學與政治觀點有更激烈的批評，不令人感到驚奇。1972年費雪的學生蓋斯(Immanuel Geiss, 1931年出生)在一篇文章中攻擊邁涅克為「反動歷史學界的典型代表」，是「他所屬階級中、以歷史的觀點看待一切的巫師」(*historisierender Schamane seiner Klasse*)，應該為「德意志傳統史學的破產」負責等⁷。美國學

6 參見Georg G. Iggers, *New Directions in European Historiography*. 2n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5, pp.90-92,105-110.

7 引自Stefan Meineke, *Friedrich Meinecke. Persönlichkeit und politisches Denken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P.22.

者波以斯(Robert A. Pois)也在同一年出版的博士論文中批評邁涅克，認為他在1920年代中將文化和權力分離，使權力的惡魔破壞力免受倫理規範的約束，並在第三帝國時向權力全面投降；邁涅克被視為是「受高等教育市民階級的代表」，對世俗的政治有強烈的厭惡感，因而對納粹的潛在威脅無法正確地判斷⁸。此類極端的批評沒有成為主流，或可說是一些激進的新一代史家對德國舊史學傳統的嚴厲批判。往後學者對邁涅克的興趣逐漸降低。雖然仍有評論中肯的文章，但沒有專著問世，直到1991年才有史提方·邁涅克(Stefan Meineke)以邁涅克的政治思想(至1918年)為主題撰寫的博士論文。史提方·邁涅克詳細分析邁涅克早期的歷史作品並與其個性和實際生活的改變相印證，要證明邁涅克的政治思想在1901年前已經確立基礎，並沒有所謂1918年的「大轉變」⁹。這篇論文論證清楚，很具有說服力。

極端推崇以及嚴厲批判邁涅克的學者基本上有一個共同的傾向，也就是都認為邁涅克是20世紀前半期德國最重要、最具

8 Robert A. Pois, *Friedrich Meinecke and German Politic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p.1-4. Pois在頁3強調，他只考慮邁涅克的政治思想，因此不討論《近代國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和《歷史主義的形成》兩本著作。Pois的主要論點可自此書的一些章節標題可看出些端倪：第7章的標題是“The Rejection of Power”，第8章的標題“The Rejection of Politics”。Stefan Meineke極強烈地批評Pois的論證過程，認為過於片面，對於不合乎其論點的證據不加以考慮。見 Stefan Meineke, *Friedrich Meinecke. Persönlichkeit und politisches Denken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pp.25-28.

9 Stefan Meineke 的著作見注釋5。對於邁涅克的討論，可參見1979年為紀念其逝世25周年而舉辦的討論會，論文集於1981年出版，書名為 *Friedrich Meinecke Heute*，參見注釋2。

代表性的史學家，而且他在理念史研究、歷史理論、政治立場都有獨特貢獻，對史學界有極大的影響。推崇者認為邁涅克足以成為真正德國史學界的表率；嚴厲批判者則指責他是德國史學界(或受高等教育市民階級或是保守—自由主義分子)無法有效對抗納粹主義的代表，如果不用「罪魁禍首」一詞的話。中肯的批評者則指出，邁涅克固然有獨特的貢獻，但是他的理念史研究並不是當時唯一的潮流，同時還有其他如社會、文化史、傳統政治外交史等研究方向，況且他的作品，尤其是1924和1936年的兩本大作，在當時已受到強烈的批評；他擁護共和和反納粹的政治立場，在威瑪共和晚期更是屬於史學界的極少數派¹⁰。此外，他主編的《史學雜誌》並沒主宰整個史學界，只是重要的史學學術期刊之一¹¹。即使不把邁涅克當作20世紀前半葉德意志帝國最偉大史學家，他對歷史學的獨特貢獻仍然值得肯定。可確定的是，邁涅克一方面受到蘭克以來普魯士史學傳統的影響，一方面因個人的傾向以及對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德意志文學和思想的愛好而有所修正，因而發展出他獨有的研究方向和政治立場。了解邁涅克的成長歷程、個性和史學—政治思想的發展，有助於了解《德意志的復興時代》一書的特

10 參見 Ernst Schulin, “Friedrich Meineckes Stellung in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n: Michael Erbe (ed.), *Friedrich Meinecke Heute. Bericht über ein Gedenk-Colloquium zum 25. Todestag am 5. und 6. April 1979*, pp. 25-49, 尤其是頁27-30。

11 有關《史學雜誌》的歷史，參見 Theodor Schieder, “Die 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Spiegel der Historischen Zeitschrift”,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189(1959), pp.1-104, 尤其是頁15-22。Schieder很清楚地指出，那時雜誌的主編固然可以凸顯個人研究的喜好，但還是得兼顧其他時代，如中世紀和古代史的稿件，不能一意孤行。

色。

二、成長歷程

邁涅克一生中，除了童年成長的地方薩爾滋威德鎮(1862-1871)，以及後來任教的斯特拉司堡(1901-1906)和弗萊堡(1906-1914)大學外，生活最久的地方是帝國的首都柏林。每個地方對他的成長都有不同的影響。

薩爾滋威德是個位處布蘭登堡西部的寧靜鄉下小鎮，位於易北河支流葉測河(Jeetze)岸，人口約8000人，以農業為主。邁涅克的祖父和父親自1811-1870年之間先後擔任該鎮的郵政局長，家庭不算富裕，在地方上卻屬於中上階層。邁涅克有三個姊姊，他出生時，他父親(1810-1897)已52歲，母親41歲，注定得接受雙親更大的關懷和呵護。由於他的父親是個很虔誠的新教徒，深受北德的基督教一日耳曼運動和虔誠主義的影響，讀聖經、上教堂和聽聖樂，特別是巴哈(Johann Sebastian Bach, 1685-1750)的音樂，成為全家生活的重要部分。與宗教信仰有密切關係的是，邁涅克父親盡忠職守的生活態度和忠君的保守主義。整體而言，邁涅克對在薩爾滋威德的童年生活懷有美好的回憶，他喜歡那裡的田園風光，相互關照的鄰居和同學，既沒有明顯的階級矛盾，也沒有宗教信仰衝突。他唯一詬病的是被迫上教堂一事，邁涅克在回憶錄寫道：「強迫上教堂一事，長久而言，對我有不良的影響。」¹²不過，1871年春季

12 參見Friedrich Meineck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pp.7-21,引文見頁17。

邁涅克一家因父親調職的關係遷往柏林。

邁涅克如此形容遷居柏林對全家所造成的改變：「我們家有如一株植物，突然被拔離花園，遷種到遙遠的、四周高牆環繞的瓦礫堆中。」¹³或許1871年6月德意志軍隊榮歸柏林，通過布蘭登堡門的盛大典禮留給他深刻的印象，但是不久他就必須面對生活環境的改變：父親擔任郵局辦公人員的薪水在物價昂貴的柏林不算充裕，使一家六口的生活有些吃緊；全家住公寓，沒有後花園；首都的政治和社會的緊張狀態處處可見；大都會的學校教學繁湊和同學的成分複雜等。環境的巨大改變使身體瘦小、有些神經緊張的邁涅克出現適應不良的現象。12歲時，邁涅克開始有口吃的問題，此後一直困擾著他。口吃的原因可能是邁涅克逐漸進入青春期，並開始企圖擺脫家庭嚴格的宗教規範，尤其是與他父親的衝突所造成¹⁴。這個毛病使邁涅克在學校成為同學嘲諷的對象，不容易結交朋友，對他的自信心打擊很大。

隨著年齡的增長，邁涅克在中學時喜歡閱讀，尤其是德意志文學。他閱讀一些浪漫派作家如布蘭塔諾 (Clemens Brentano, 1778-1842)、艾獻竇夫 (Joseph Freiherr von Eichendorff,

(續)

對Salzwedel的描述亦可參見Stefan Meineke, *Friedrich Meinecke. Persönlichkeit und politisches Denken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pp.60-63. 以下有關邁涅克生平的描述主要取材自他的自傳，加以綜合。因自傳的時間次序和各節標題清楚，每一段都不長，容易查詢，故除非直接引用書中文字，否則不再注明頁數。

13 Friedrich Meineck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p.24.

14 Stefan Meineke, *Friedrich Meinecke. Persönlichkeit und politisches Denken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pp.66-73. Stefan Meineke討論此問題時還參考一些討論年輕人口吃問題的醫學著作。

1788-1857)、席勒(Friedrich von Schiller, 1759-1805)、哥德(Goethe)等人的作品。邁涅克對另一位19世紀的德意志作家拉伯(Wilhelm Raabe, 1831-1910)情有獨鍾，因為拉伯的短篇小說主要討論的問題是，個人如何在周遭環境的壓力下保持個性。文學作品對這時期的邁涅克而言，是找尋自我的一種方式，具有取代宗教的作用。不過邁涅克喜歡的是具有理想和人本主義色彩的作品，不喜歡如度斯妥也夫司基(Fjodor Michailowitsch Dostojewski, 1821-1881)或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那種揭發人性病態本質的作品¹⁵。對於歷史，邁涅克在中學時也有些興趣，喜歡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但未顯示出將來會成為專業史學家的傾向。邁涅克對自己在中學結束時下了個很中肯的總評說：「……我並沒有特別去思考，只是依據本性的引導，自時代潮流中選出一些理想的價值：自由思考、以理想來詮釋世界的需要、倔強地捍衛信仰權利，也對此感到驕傲——儘管父親對我施加壓力，他也以身作則地示範，我接受了真正新教的嚴格自我負責和依據良心檢討的感覺——在美方面則傾向浪漫、情緒化，對我所喜歡的作家所秉持的價值並不確定；我認為只有保守的，擁護王制和具有普魯士—德意志的態度才是一個好德意志人，但是也感覺到社會問題的重大意義……」¹⁶換句話說，邁涅克中學畢業時，雖接受了一些價值觀，但是他

15 有關邁涅克喜歡拉伯的作品以及原因，Stefan Meinecke談論得很清楚，見Stefan Meinecke, *Friedrich Meinecke. Persönlichkeit und politisches Denken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pp.74-75.

16 Friedrich Meineck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p.48. 同一段話中邁涅克提到他對當時反猶的問題不感興趣，只是依照與個別猶太人的接觸來決定。

和很多人一樣，對自己的性向和前途還是處於摸索階段。

1882年邁涅克開始他在柏林大學的生活。他主修德意志文學(Germanistik)，輔修歷史，上過德洛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的歷史方法課，也聽特來區克的演說，開始接受專業史學的訓練。1883年春，他轉學至波恩大學一年，除了想嘗試一下書本世界外的生活，也想遠離父親的控制¹⁷。邁涅克對大學生的社團活動不久就失去興趣。不過在波恩大學時，他上過專研宗教改革至三十年戰爭史的利特(Moriz Ritter, 1840-1923)和文化史家蘭普雷希特(Karl Lamprecht, 1856-1915)的課，也受一位朋友的影響，興趣轉至史學方面。他能在1886年通過博士論文考試，想必在1884年返回柏林大學後，很積極地從事研究和撰寫論文。邁涅克的論文題目是「所謂史特拉倫道夫的諫章與1609年豫希利的繼承紛爭」。他利用史料去證明，該諫章是1610年才提出的。歷史系的主試教授特來區克不同意他的看法，不過還是讓他通過口試¹⁸。這篇論文討論的是17世紀初的一個有關布蘭登堡歷史的小問題，與邁涅克後來的研究範圍還有相當大的差異。邁涅克後來很坦白地寫說，在寫博士論文前後幾年的時間中，他「有如一頭在濃霧中摸索的驥子，只知道摸索著去解決接踵而來的任務，卻不知道最終的目

17 Stefan Meineke使用邁涅克家族私藏的檔案，其中有父親對邁涅克告誡的信，也有邁涅克自波恩寫給父親的信，要求返回柏林後仍能享有個人的自由等。見Stefan Meineke, *Friedrich Meinecke. Persönlichkeit und politisches Denken bis zum Ende des Ersten Weltkrieges*, pp.70-71.

18 Das sogenannte Stralendorffsche Gutachten und der Jülicher Erbfolgskonflikt von 1609. 邁涅克在回憶錄中提到面對已聾的特來區克口試的情況：寫字條回答。Friedrich Meineck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pp.73-74.

標在哪裡」¹⁹。離開大學後，24歲的邁涅克在現實生活的壓力下摸索著未來應走的方向，而19世紀的最後十餘年可說是他奠定深厚基礎的時候。

1886年冬季，邁涅克到梅克倫堡(Mecklenburg)地區的一個大地主家當家庭教師半年，一方面準備寫論文參加國家教師資格考試，另一方面則等候消息，希望能進入普魯士國家檔案局工作。1887年4月，邁涅克總算如願以償，而且在局長徐培爾的影響下，逐漸將研究重心轉變到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普魯士歷史。此外，自1888年起他也參加了《史學雜誌》的編輯工作。研究和撰寫文章是他直到1901年出任斯特拉司堡大學教授之前的主要工作。除了當代的歷史大師，如特來區克、德洛依森和徐培爾等的著作外，邁涅克也廣泛閱讀狄爾泰(Wilhelm Dilthey, 1833-1911)、洪寶德(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等人的著作。影響最大的是，邁涅克在徐培爾的敦促下，在1889年答應研究玻因元帥並撰寫其傳記。對於邁涅克而言，這個題目有一定的困難，一來他對軍事問題一竅不通，二則因體格不及格，服役三星期後即遭遣退，完全沒有軍事經驗。邁涅克克服這些困難。1896年該書第一卷出版(1899年第二卷出版)，不僅為他在史學界奠定一定的地位，也取得大學教書的資格。更重要的是，邁涅克因此更深入地進入1806年普魯士改革時代前後的世界中。在專攻的領域上奠下基礎，對邁涅克的自信也有很大的幫助。1895年以前他雖經常寫文章，但大多是為報章雜誌撰寫介紹某個歷史時代、人物或評介史學新

19 Friedrich Meineck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p.72.

書的短文。1893年後，邁涅克由於撰寫玻因傳，開始有較長篇的學術論文刊登於《史學雜誌》上²⁰。邁涅克最初有在檔案館終老的打算，但是1895年結婚，1896年新書的出版又頗獲好評，使他有更上一層樓的野心。這也促使他在1901年開始另一重要的「學習時期」。

自檔案館轉換到大學教書，對邁涅克而言是個很大的改變。他不僅必須投入很多時間準備新的課程，在教學方面也因為口吃而缺乏信心，而且最初幾學期的工作壓力太大，一度想辭職回柏林檔案館。在好友同事的鼓勵下，邁涅克堅持下去，終於逐漸適應教書的生活，也能夠接受不同於柏林的氣氛和學風的衝擊。1901-1906年在斯特拉司堡大學，1906-1914年在弗萊堡大學，邁涅克總共在「萊茵河上游的文化省」²¹任教13年之久。這兩個城市是靠近位於德國西南邊境，風景優美的大學城，邁涅克除了可享受田園生活之外，也可就近前往法國、瑞士和義大利旅遊，拓展視野。斯特拉司堡比較特別，那是1871年之後法國割讓的領土，由帝國直接管轄，在那裡任教的德國教授自成一體，彼此之間有密切交往、討論，但與當地人有相

20 參見Monika Fettke, "Friedrich-Meinecke-Bibliographie bis 1979", in: Michael Erbe (ed.), *Friedrich Meinecke Heute. Bericht über ein Gedenk-Colloquium zum 25. Todestag am 5. und 6. April 1979*, pp.201-206. Fettke編列的邁涅克至1902年的著作目錄中，1900年以前的學術文章大多與改革時代的人物和歷史有關，之後則擴展至19世紀後半期的歷史，如俾斯麥時代。

21 這是邁涅克回憶錄中的標題之一，主要談論他與其他大學的德國學者之間的交往和互動，如那時任教於海德堡大學的史學家艾利希·馬克斯(Erich Marcks, 1861-1938)，任教於弗萊堡大學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等。參見Friedrich Meineck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pp.165-169.

當大的隔閡。在弗萊堡沒有這些約束，授課之餘個人可自由交往，自由表達政治意見。環境和學風的改變對邁涅克的刺激不容忽視。1906年出版的小書《德意志的復興時代》是他在斯特拉司堡撰寫的，其思想上的刺激來自於1905年復活節假期的義大利佛羅倫斯(Florenz)之旅。這次旅行重新喚起他對馬基維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的興趣，去思考「在一個美好的世界中有關強權政治」的嚴肅問題。而這與《德意志的復興時代》的主要人物玻因和薩恩霍斯特的關聯則在於，邁涅克藉由馬基維里而認識到，「在個人的心靈裡，在人們依照黑格爾而稱之為歷史客觀精神所塑造的超越個人的大型組織中，都存在著強烈的『犧牲和有所成就！』(Stirb und werde!)〔的精神〕」²²。此外，邁涅克在1908年出版的《世界公民主義與民族國家》的底稿也是在斯特拉司堡完成的。他在那裡構想出此後研究的兩個主題：一是自文藝復興以來強權政治的精神與本質的轉變，二是現代史觀的形成²³。這是他往後兩本著作，即1924年的《近代國家利益至上的理念》和1936年的《歷史主義的形成》的基礎。對於此三本理念史的著作，下文會有簡略的介紹。在此要強調的是，邁涅克的歷史思想有明顯的改變：自普魯士走向德意志，自事件細節的探討走向理念(精神)發展的

22 引文見Friedrich Meineck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p.162。還有其他事情促使他撰寫《德意志的復興時代》，例如頁161中邁涅克提到出版商提出優渥的條件；頁163提到1905年7月他的太太早產，生下第三個女兒；頁169他提到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機(Morrokokrise)。這些事或可讓人更深入了解他撰寫《德意志的復興時代》時的心情。

23 這是他返回柏林後，在1915年提出的研究計畫。見Friedrich Meinecke,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p.257.